

吃瓜童年

□ 唐连君 (上海, 银行职员)

盛夏时节吃着入口脆嫩、甜而鲜爽的“金山小皇冠”西瓜, 童年时期的吃瓜经历如电影般浮现。

西瓜, 上海地区元代已种植, 后来的“解放瓜”, 推动了上海本土西瓜产业大发展。那时到了七、八月份, 随着夜幕降临, 西瓜产地劳累了一天的大人们吃过晚饭在场地乘风凉。

“夜里出日”的孩子在生产队西瓜地边时隐时现。他们避开西瓜棚形成U字形去采西瓜。这“采”行为大人叫“划露水界”, 如果套用孔乙己的话就是“采瓜能算偷吗, 孩子们

的事”。孩子们匍匐爬到瓜地顺藤摸到两个大西瓜, 模仿大人动作煞有介事地手指弹弹、手掌拍拍就势抱起, 如鼠窜顺原路乐颠乐颠逃到棉花地里享用。有的用拳头敲开抓一把殷红瓜瓢塞进嘴里, 那种多汁甜爽感让小伙伴开心得喉咙“呜呜”双脚直跳, 有的拳头敲不开就往硬地上砸, 即使半生不熟也觉得比阿毛家自留地“淡腥气”的黄瓜好吃, 大家互相调换着吃得其乐融融。最后大家把生瓜和瓜皮统统扔到河浜边草丛里, 再甩甩手“不带走一片瓜皮”满怀

喜悦地各回各家各找各妈。小孩子们知道乡村邻里民风淳朴、路不拾遗, 如果被家长发现偷瓜就会立刻打骂:

“小赤棺材能介馋癆呀, 再去划露水界敲煞!” 但孩子们熟谙爷娘打骂, 仍会阳奉阴违。遇到队里分“西瓜种”, 大一些的孩子会把半个西瓜皮当作头盔, 有些顽皮孩子在大西瓜皮上挖出一大两小的洞套在身上, 很像一件无袖的绿色盔甲。

如今回想当年滋味, 与如今吃西瓜“用勺舀、用签挑”, 除了都是甜的, 其他还哪有一样的地方?



女孩与猫

□ 吴平 (安徽合肥, 保卫科职员)

炎热的午后, 一台深蓝色小奥迪打着双闪停在我们门卫室二十米外的南二环辅路。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黑长裙女孩从驾驶座出来, 张望了片刻, 随后越过人行道右侧铁栅栏的豁口, 进入了我们的厂区大院。

厂区院子靠近二环路这段是半开放的, 偶尔有老头老太进来在草坡边上挖些蒲公英蒿子之类的东西。这个女孩应该也不例外, 只见她右手裹着一只透明塑料袋, 弯着腰, 在草丛里寻找着什么。

你看! 同事老范突然拍了一下我肩

膀, 手指窗外——黑裙女孩找到了一截旧木棍, 正吃力地在草丛里挖呀挖。

我俩出门一探究竟。女孩见我们过来, 甩掉了手里的木棍, 皱着眉头说, 这个木头实在不好用, 大叔, 你们有铁锹不? 借我一下? 女孩解释, 一只野猫刚刚被车轧死了, 她想挖个坑把它埋起来。女孩一头汗水, 好看的鼻尖和白净的腮帮沾了些许泥痕, 模样有些狼狈。

老范赶紧从门卫室拿出一把铁锹递给了她。我指着院内不远处的一棵大树, 说, 呸, 就埋那儿吧。

老范对我说, 一个女娃子, 开车

轧死了一只野猫, 能主动停下来, 想办法把它处理了, 既做到了不影响他人的行车安全, 也考虑到了过路人的感受, 很多人都做不到这一点呢。我读懂了老范的感慨, 大手一挥: 咱们去帮帮她! 我们仨一起合力将野猫深埋在那棵大树下。洗过手, 女孩从车上拿出几瓶绿茶硬塞给了我们。

女孩和我们告别, 老范也跟着出去。一会儿, 他兴冲冲地回来告诉我: 野猫的死与女孩无关——他刚才仔细观察了一下现场, 奥迪停车位置距离野猫出事点还差十多米呢。

